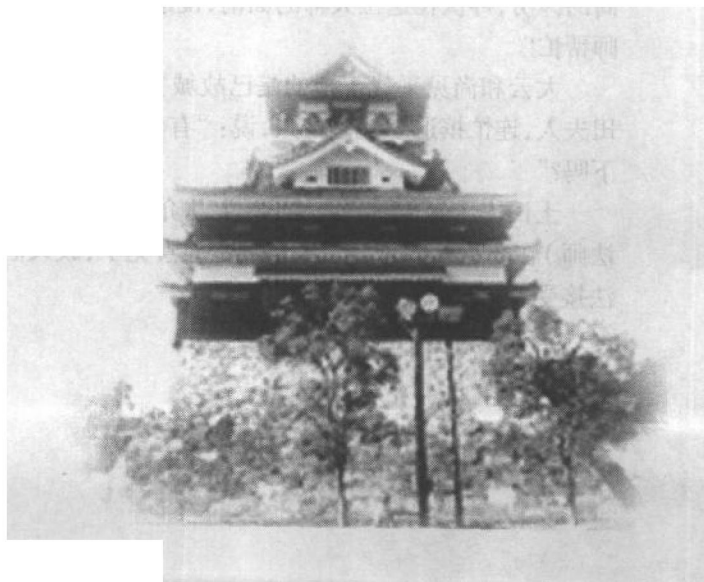


桀骜的 家督继承人

第一章



织田氏家在日本虽非籍籍无名，但终究算不上名门望族特别是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形势之下，隅居尾张小国的织田氏同样是各自为政，简直就是一群徒有虚名的乌合之众。他们大都目光短浅，往往只因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互相勾心斗角，以致元气大伤，无法有什么大作为

在织田氏的族人之中，织田信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抱负的人，他不甘心于区区一个那古野城城主的地位，总是寻找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然而时不我予，在匆匆过了四十二个春秋之后，信秀猝然而死，留下无尽的遗憾。

就在信秀葬礼之后的第三天，一位美丽的夫人心事重重地为信秀扫过墓之后，踱进了万松寺。她径自来到大云和尚的禅房拜伏在这位大师的面前，说道：“我有一事想请大师帮忙！”

大云和尚见平伏于地的是已故城主信秀的正室——土田夫人，连忙摒退了近侧之人，说：“有什么大事让你委决不下吗？”

土田夫人说：“是的，大师，上总介（织田信长，幼名吉法师）在葬礼上的行为大家都清楚地看见了，族人们实在无法接受。”

“那又怎么样呢？”大师说话的语调显得分外地平和。

“烦请大师出面去和上总介谈谈，让他主动让出家督之位，不知大师您意下如何？”

大云和尚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明白土田夫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信秀的长子信广因为是庶出，无继承家督的资格，而信长（也就是上总介）却是土田夫人的亲生儿子。

见大云大师不置可否地沉默着，土田夫人又说：“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柴田、佐久间、林氏兄弟这些家臣，乃至犬山城和清州城都不喜欢上总介，他们希望勘十郎继承家督之位。为人母者，实在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兄弟自相残杀啊，您好歹也是孩子们的大叔父，难道就忍心吗？”说完这些话之后，土田夫人的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原来她担心的是这些，大云和尚恍然大悟地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原来是这样，在别人的眼里，吉法师也许真是个大无赖，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呢，请稍安勿躁，如果在家中真有什么冲突，做母亲的应该尽力化解才是，但千万别干傻事儿。”

这位得道高僧就这样打发走了内心忐忑不安的土田夫人。

人们对吉法师的恶劣印象由来已久，在信秀生前，家臣们奉劝信秀废除吉法师，重立勘十郎继承家督之位的动议，也是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尾张织田氏在日本的名门望族中有什么特别突

出的优势的话 那就应当首推其家庭成员的丽质天成了。信长的妹妹阿市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绝世美女；而他的儿子信孝也是一位“肤白如粉 唇如丹花 容貌秀丽 其美难以形容”的美男子信长因为家族血缘特质，自幼便出落得可爱迷人。即使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洗礼，此一特质仍不稍减据传，信长曾在盆舞大会上男扮女装，轻盈地跳着“女舞”，而让在场的所有美女相形失色。

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假象，在他纤细优雅的外表之下 埋藏着的却是与生俱来的野性。勇武好斗 顽劣成性 令他周遭的人们伤透了心。

这个幼名叫做吉法师的织田信长，从来就没有安安分分地在家待过一刻钟，在他到了七八岁的年纪时，除了睡觉和一日三餐，他甚至不愿在家中多待一会儿，而是跑到户外的山坡上和河沟里。

附近的河川和泥田里，有许多鲶鱼和鲟鱼 吉法师有很多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时兴之所至，甚至玩得连午饭也忘了吃。而一回到家里，浑身的污泥也顾不得洗净，便像普通的野孩子一样，随手抓了东西就大吃特吃起来。

也许是抓到的鱼儿总是有限的缘故，吉法师很快就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失去了兴趣，一些剧烈性的游戏，才能满足他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膨胀的野性。

他总是善于充分发挥自己未来城主这一特殊身分的作用，常常聚集一大群年纪相仿的少年，其中多数是男孩子，当然也不乏趣味相投的女生，然后把这群孩子分成两队，就

像是阵前对垒的两国军队，互相发起攻击。这种游戏，或者说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当然不及真刀真枪厉害，但被硬梆梆的土块和石头打中的孩子，少不了也会血流满面。

对别人的受伤与否，在一旁充作司令官或裁判员的吉法师一点也不以为意。他所关注的，乃是两队的输赢。流血认输者，不仅得不到丝毫同情，反而会遭到额外的惩罚。只有在会战中获胜的一方，才能从他手里拿到赏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输赢的经常逆转，使得他的游戏始终有络绎不绝的拥护者。

就在其他孩子家长的不断告状声中，在信秀对吉法师的疯狂野性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吉法师的游戏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升格了。石块、土块之间的长距离纷飞，越来越不能满足他的野性和好奇心，于是便将石块、土块改成了竹刀、竹枪。

游戏开始的时候，两队全副武装的“武士”手握利器，只等信长的一声令下，便嘶喊着奔向敌阵，接着便乒乒乓乓地厮杀起来。

正当盛年的信秀怀抱着统一尾张的远大理想，整日忙于军务和政务之中，这位继承人却为他赢得越来越多的怨声载道。他再也不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了，为了约束吉法师的野性和恶作剧性格，他决定为其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教师团，来规范吉法师的行为。

织田家的家老，平手政秀担当起了信秀托付的重任。政秀辅佐织田氏多年，素来都以识见不凡、办事妥贴见长。如

今虽已步入垂暮之年，但一举一动在慈善祥和之中，自然而然地透着一股不容违逆的威严。桀骜不驯的吉法师对生父信秀尚且常常拂逆其意，却惟独对此君礼敬有加，这也许就是一物降一物的道理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秀选择政秀来教导信长 实在是明智之举。

但如果有人误认为这样就能彻底消除掉吉法师身上的顽劣习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像他这样个性十足的年轻人，要使他完完全全地听命于某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吉法师对政秀的礼敬，大部分是仅止于一般人所说的礼数上，而对他所提供的教导，从来都没有全盘地接受过。

生性好动的吉法师最不能忍受的是枯燥无味的理论和说教，因而对数理课程和文章背诵尤其反感。每当这个时候，他不是在下面做自己的事，便是装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而就在苦口婆心的老师讲得口沫横飞的当儿，有时只要稍一不留神，顽皮的吉法师就已经推开其中的一个窗户，一溜烟地从窗口逃了出去。就在老师愣在那里不知是否要去报告政秀或信秀的时候，吉法师早已经畅游在小河之中了。当老师带着人来寻他时，他早已跨上了快马，跑得无影无踪了。

除了精湛的游泳技巧和高超的骑术之外，吉法师惟一感兴趣的，就是与打仗有关的事情。换句话说，只要是与打仗有关的东西，他都会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 从小就玩剧烈游戏的他 渐渐对竹刀

竹枪的比拼也失去了兴趣，更加偏好于真刀真枪的研究和琢磨

政秀很快就发现了这点。他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他能够独受信长尊敬的地方在于，他往往能够非常主动地迎合信长的这种兴趣。也许是久于世故的原因，政秀认为，既然信长是织田家未来的家督，在这个战事频仍、天下纷乱的战国时代，与其做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还不如做一个能征善战的大将。吉法师好勇斗狠、蛮横刁钻的性格，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于是，政秀为吉法师请来市川大介授其弓箭之术，桥本一巴授其枪射之技，平田三位授其行兵布阵之法。自己则全面担负起传授其拳掌、刀剑及相扑等各类武艺的职责。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秀发现此举收效竟然出乎意料地好。因为投其所好，吉法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各类武功技艺的修练之上，身上的乖戾之气也渐渐少了，因为恶作剧而让人备感头痛的事件也大大减少许多。

但这些又似乎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秀越来越确信，信长简直就是一个武功和军事方面的天才。虽然天生一副文弱书生之相，但长期练习游泳、马术、相扑等，使吉法师有了相对健硕的身体，并将其旺盛的精力投入自己的兴趣之中。他对各类武技的练习，不是生搬硬套地死记老师传授的一招一式，而是把每一个动作分解开来，直到彻底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止。

在各类器械中，信长特别偏好枪械，尤其是对洋枪

情有独钟。在洋枪刚出现日本之时，他便认真地研究各种类型枪械的结构和性能，并在比较中不断地总结和领悟。于是，他对这种新式武器的理解，就比别人深刻了许多，也为他日后组织专门的洋枪队，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平手政秀的特别关照下，信长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尤其是信秀将自己的本城迁到古渡之后，百姓们控诉吉法师各类劣行的事件渐渐少了。善良的人们似乎也渐渐淡忘了他们未来城主的桀不驯。而信长也似乎渐渐安于此道，把大多数的时间用在了猎鹰方面。

猎鹰是日本战国时代风靡一时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武将们，更是对其趋之若鹜，信长对此也颇为热衷，只是具体的做法与众不同而已。

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外出猎鹰之时，都喜欢穿着锦衣华服，随从簇拥，非常讲究排场。信长却常常是独自一个人，单骑闯入山林旷野中，穿着更是一般人不屑一顾的粗布衣饰。到了猎物近侧之时，才不声不响地把停栖在拳头上的鹰放出，往往能够一击中的，从不失手。

总之，信长所有的行事作风都透露着与众不同，别人喜欢的，他一般都不屑从之，而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往往都发生在他身上。别的人既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也从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所以在提及他的名字时，总会先冒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个爱胡闹的大傻瓜！

在当时，真正能感觉到信长与众不同，并认为他的行为

绝不仅仅是胡闹的，除了清心寡欲、见识卓越的高僧大云和尚外 就是平手政秀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家臣了

百姓们为有信长这样的未来城主而感到深深的不安，有的家臣也这样认为，特别是手握兵权的家臣之首柴田权六，甚至说动了另一位织田家的重要家臣佐久间信盛，数次提出废掉信长，另立勘十郎为继承人，连信长的母亲上田夫人也动了心

这当中，只有大云和尚和平手政秀胆敢站出来替信长说好话，只有他们认为信长是一位可以成大器的奇才。

另一位也认识到信长的不同凡响的人，是远在美浓的斋藤道三，不幸的是，他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注释：

户长，享有户长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指那古野城的城主地位。

众家臣之长。

美满姻缘

第二章



相貌威仪的斋藤道三，被人们称之为“蝮之道三”。蝮者，剧毒无比之蛇也。道三得享此誉，可见其头脑之机敏冷静，手段之阴狠毒辣，行事之诡秘怪异，都是少有人及的。

道三出身低微，年轻时浪游于市井之间，只能靠卖油维持生计。尽管他思虑敏捷，才华横溢，能够将油通过铜钱中间的小孔注入其他的容器之中，但这种寻常油郎难以企及的绝技，除了为他赢得围观者的掌声和哄笑之外，并不能改变他走街串巷、餐风露宿的生活。

斋藤道三绝不是一个没有志向、随遇而安的人，也幸而生长在群雄并起、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在一瞬间之间发生的战国时代。那些一夜成名的霸主们的事迹激励了他，令他有足够的信心丢弃压在肩头的油担子，投效到了美浓长井氏家。

美浓的长井氏虽然在历史上不值一提，但作为美浓守护土岐家的重要家臣，享有正规武士的荣誉，对饱尝生活艰辛的道三而言，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了。

在投效长井氏之前，道三是娶过妻的，幸好没有子嗣拖累，当他打定主意要干一番大事之后，干脆连妻子也休掉，先去寺院受戒做了和尚。凭他的聪明和意志力，很快便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僧人，因此，当他前往长井氏家时，顺理成章地就得到了主人的器重。

在长井家中，道三很快就以办事干练、枪法出众，巩

了自己的地位，并得到土岐赖艺的赏识，他非常巧妙地借重了赖艺对自己的看重，遂背叛长井氏，投靠到土岐的麾下，成了与长井氏齐头并进，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人物。

当然他的野心并不能让他满足于现状，于是又从勾引赖艺的小妾三芳野入手，逐步操纵土岐氏。当土岐赖艺渐渐意识到道三的野心，并为自己的引狼入室深感懊悔之时，斋藤道三已经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土岐氏，自己做了美浓的一国之主，成为这一带的枭雄。

枭雄道三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一直对毗邻的尾张垂涎三尺。一山不容二虎，道三的志向和尾张的织田信秀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人终于在公元1547年发生了两次大战。

九月，织田信秀挥军直捣美浓，结果被严阵以待的道三击败，被迫退回尾张。初战告捷，道三的信心大增，于是在十一月遣大军来犯。此役，也是刚行过成人加冠礼的信长首次以平手政秀辅佐人的身分亲临战场，这一次，信秀给了道三沉重的一击，来犯的数千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道三在心腹侍卫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回美浓。

此役大败，道三元气大伤，遂提出与信秀议和，条件则是将自己的女儿浓姬许配给信秀的嫡子信长为妻。信秀虽然此役得以大胜，但自知目前的实力较之道三仍有不及，而现在的尾张国内，清州城的织田信友和守山城的织田信光对他的城池虎视眈眈，实为心腹大患，便做了一个顺水人

情 答应了道三的和议和条件。

战国时期彼此的勾心斗角形势，原本就非常错综复杂。就在信秀觉得道三的和议对自己是一块天上掉下的大饼时，其实道三心中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否则，以他‘螻之道三’的美誉，又岂会吃了一次败仗之后，就轻易向实力远不如自己的织田信秀示弱呢？

当时信秀所拥大城堡仅有三四座，势力所辖仅及尾张一国的三分之一，而道三却享有几乎整个美浓国。但道三的心病在于，他当初勾引三芳野时，三芳野已经怀了土岐赖艺的骨肉，这便是斋藤义龙，道三与三芳野成婚生下义龙时，已是一国之主，在膝下无嗣的情况下，也就视他为己出。义龙一天天长大，或许是受环境影响，心性反倒颇似道三，毫无土岐后人之风，加上身材魁梧，屡有战功，斋藤道三对他也是疼爱有加，遂派其驻鹭山城，独当一面。

斋藤义龙的身世，原本是极为隐秘的事情，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此事不知怎么地终究为义龙揣度出来。向来以沉稳阴险见称的道三难免有些担心，假如义龙挂念自己诛杀土岐氏之仇，终有一天势必会对自己不利，如今，以信秀之实力和才能，要一下子将其收服是不可能的，主动修好，既可解燃眉之急，将亲女嫁予信秀的家督继承人，说不定届时可籍以牵制义龙，实为两全其美之良策。

在崇尚武功的社会里，男性占有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冷兵器时代，这一表征尤其突出。至今为止，日本仍然是性别差异强烈的国家，而在战国时代，女性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 简直就成了附庸和陪衬。

以政治利益作为平衡杠杆，女性，尤其是出身在有名望、有地位家庭中的女性，一般都难逃被男性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每一桩婚姻，特别是名门望族之间缔结的婚姻背后 都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斋藤道三的女儿斋藤浓姬已经十七岁了，这种年龄的女孩，按当时的习俗，早已经超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该不会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吧 事实不然 浓姬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还是远近驰名的才女，受乃父熏陶，不仅聪慧敏捷，而且足智多谋 是个个性鲜明 不可多得的奇女子。

手中有这样一张好牌，斋藤道三又怎么肯轻易出手呢？当时婚姻交易的目的通常都带有两个层面，一是势弱的一方将女儿嫁与势强的一方，充作人质，表示归附和绝不反叛的决心；另外就是将嫁出的女儿当作是政治间谍，方便搜集对方的情报，及时反馈回来，以利于己方采取有效的打击方案。

斋藤道三无愧于“螻 ”之美誉 他嫁女儿的目的 当然不仅仅是缓和与尾张织田氏的紧张关系，第二种目的才是他想要得到的。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暗地里派心腹家臣村松左卫门春利前往尾张探个究竟。一身流浪武士打扮的村松在接近那古野城的时候，在田野里看见了一位正在锄地的农夫 他走近农夫的身旁 问道：“喂 你知道吉法师公子吗？”

农夫抬起头来，村松从他刻满沧桑感的皱纹里看到了

原始的质朴和诚实，但是，农夫并没有立刻回答村松，而是满脸的疑惑，愣了半晌才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哦，我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流浪汉？”农夫更加不解地问：“你和那个呆瓜有什么关系呢？”

村松对“呆瓜”一词颇感兴趣，便笑着说：“我问的可是那古野城主织田信秀的公子呀！”

“我当然知道他，去年他曾伙同了十多个坏胚子跑到我的瓜田里，差不多将我的好瓜全都破坏个稀巴烂！”

“真是这样吗？”村松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当然，我们谁没有吃过这个呆瓜的苦头呢？”农夫说得越来越义愤填膺，“我不是因为你是个局外人才说这些，一想到这个无赖将成为我们的主人，那将是什么景况啊！真是令人不敢再想下去。”

村松告别了喋喋不休的农夫，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在琢磨：信秀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人物，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家伙呢？

在接近一片树林时，村松被林中传来一阵喧闹声吸引住了，而当他来到喧闹声发出之处时，更是被眼前的场景怔住了。

林中的空地上围了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人群的中央画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圈，圈内有两个小孩正在进行相扑比赛。

相扑原本是日本最普遍不过的游戏，并没有什么好奇

怪的。但问题是圈内的两个比赛者明明是形将成熟的少女，却一身男子相扑手的装束。她们臀部高高翘起，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对方的严肃表情，怎么看都令人觉得滑稽。

随着一声宏亮的“开始”声，两个对峙已久的斗士迅猛地扑向对方。而村松则更关注那声近乎狂叫的命令声。巡目望去，只见树上一位年纪相仿的少年坐在那儿，正神态悠闲地注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

少年的头发往上束着，虽然用了夹子想夹住散乱下来的发丝，但仍然令人感觉极其杂乱。脸庞倒是颇为清秀，肤色也很白皙，只是沾满了汗渍和泥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身上是一件略显破旧的粗布衣服，敞开着白嫩的胸口，健壮的胸肌隐隐鼓出，腰际则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袋子。

少年一边看着场内的比赛，一边晃着一双小脚。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上趿着一只陈旧的木屐，另一只脚却光着脚丫子。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村松一边注视着少年，一边忍住想笑的情绪。

只见少年将手里的竹刀搁在树枝上，先是伸出左手去挖鼻孔里的鼻屎，接着又用右手去挖，然后把挖出来的秽物随手往身上一擦。

假如说村松在初看到这位少年时，心里的感觉是好奇多于惊讶的话，那么，当他证实了这个滑稽少年就是织田信长时，对这位即将成为主公女婿的人，几乎就是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了。